

想象中的旅行

王 晔

清晨的隆德火车站候车室，我拖着两只行李箱落座在一张沙发上，斜对面的邻座上端坐着一个七十岁上下的男人，穿一身西服，底色透着一丝蓝，却像是让岁月褪去了颜色，像是苍白，和那缺少血色的脸吻合。他又是认认真真打着领带的，一条发皱的灰头土脸的领带。“嗨。”我说，像这里的人通常所做的那样，不远不近，有礼貌却并不攀谈。这个人却不合常规地开了口：

“你们这是要上哪儿？”
“瓦尔贝里。”我说。
“哦，那地方我年轻的时候常去，那里的海滨游泳馆挺不错，那地方，我以前常去。”
“那么，您今天是要上哪儿呢？”
“我去旅行。”

我丈夫从取票机里打印出预先订好的车票，也坐过来。不过他很快找了一个机会对着我的耳朵悄悄说，这位老先生似乎神经不大对劲。

周围一个又一个旅客起身离开，我们的车也快到了。老先生看上去没有等待的烦躁和无聊。接他的话，对我来说变得困难起来，因为他重复着自己的话，像复读机，到头来，终究归为一句：“我去旅行。”我注意到，有一种飘忽的眼神从他镜片背后折射出来，像一个不动声色又偶尔闪出讥刺的笑，这笑容正走在哭泣乃至愤怒的半途上，时刻有可能发作，而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成为这一喷发的接收者。可在这时候离开这张沙发座又太失礼了。

眼神是个无法证明的东西，眼神多少也透露出隐秘的心情。尽管我其实很难分辨，我看到的那种闪烁中，有多少是他的心情，多少是我的担忧。我当然不能断言我们对这个人的猜测是正确和公平的，但他恰如那个冬晨的薄雾，有一份飘忽，一份凛冽。

我们的车到底是来了，这让我松了一口气，又十分遗憾，我一边拖着行李往前走一边扭头看那老先生，直到看不见为止。我无法观察到，这个人最终是否登上了某一趟车，它到底开往哪里。还是说，他会就那么坐着，坐上大半天。我也不能隔三差五地去中央火车站查看，这个人是否再次拎着一只磨损而干瘪的公文包，坐在紧靠 Espresso House 大门的沙发座上。顺便说一句，这家咖啡店 1996 年在隆德创立，它成功地把自己在北欧和德国铺开，特别是车站。

我在隆德车站遇到过寂寞的人。也是在候车室，有一回有一个四十多岁、胡乱扎着马尾的女人拖着箱子突然出现，并且紧挨着我坐下来。明明有那么多空位，她为何坐得离我这么近呢。我诧异地下意识地看了她一眼，她并不看我，直直地对着她面前的空气，低声又清晰地吐：“我大半天没吃东西了，请给我一点钱买面包和包子。”几乎在下意识中，我慌忙掏出钱包里的一张纸币。她道谢，即刻起身，拖着箱子，迅疾地奔跑。倒像是再不跑就要误了她的车了。我这时才定下神来，猜她跑那么急，不全是因为饿，恐怕也因为羞愧。

隔了两周，我在“外婆的面包房”买好拿破仑和布达佩斯，又在隔了两天门面的英格斯塔德火鸡专卖店买好火鸡肉泥和肉排，火鸡店门自动打开，我一出门，迎面看见一个胡乱扎着马尾的女人拖着箱子急促地走过，看到了那个需要面包钱的女人，似乎她全部的生活都在那一外表已涂得红红绿绿的旧箱子上，而她最熟练的动作就是拖着箱子奔走。这也是无家可归者了，虽说身上没发出臭味。说来也怪，难民也居有所居的这座城市里，还是有土生土长的无家可归者。据说他们有各种问题，比如酗酒、吸毒等。有一回，我看见公园长椅上坐着个陪他的中年男人，如同公园里的雕像，陪他坐的是几只大小不等的破包。又有一回，寒冬的上午，我走进大教堂，以为里头空荡荡没几个人的，突然发现座椅上横卧的身体，惊叫起来。牧师急忙忙地悄声走来，压低嗓门带着微笑对我解释，那恐怕是冻了一夜的人，趁教堂开了门，进来暖暖身子。

隆德中央火车站一带是个能集中看到无家可归者的地方。车站附近有一家超市。一个无家可归的男人蓬头垢面，五官和身材其实很立体，说得上挺帅。他有一只手，他用那手唯一的手搂着个脖子上布满黑色纹身的无家可归的女人。他俩刚从超市里

须过烹饪这一关，荤素不能同炒。荤的必须先下锅焯，出油，之后才放其他“丁”，原汤烧，火候掌握很关键，大火烧开，小火收汁，之后才是挂芡。

馅好包出来的包子才好吃。有一年古园林学家陈从周到高邮来，吃了高邮的五丁包，笑道：“扬州包子下乡了！”

其实，高邮不仅包子好吃。高邮菜也是一绝。

2021年5月31日于高邮

师者，勒克莱齐奥：南大学生的勒爷爷

许 钧



勒克莱齐奥在南大上课

老友勒克莱齐奥，在南京大学任教已经近九十年头了。新冠疫情出现以来，他一直困在法国。我隔段时间就给他打电话，想了解他和家人的状况。可是每一次，不及我开口，他都迫不及待地先问我，问我中国疫情如何，生活是否正常，问得最多的，还是南京大学的状况。他在电话中不止一次地表示遗憾，疫情之下无法与往年一样来南京大学给本科生开课。他说，他很想念他的学生。

勒克莱齐奥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11 年被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后来又被聘为南京大学法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和南大人文学院高级研究院院本科生导师。他每年都会在南开大学开设为期三个月的通识课程，面向全校的本科生。学生选他的课，实在是太踊跃了，能选上他的课，都说是“中奖”了。学生从开始慕名而来，到后来真心喜欢；南京大学的学子都亲切地称他为“勒爷爷”。

南京大学仙林校园内外，经常能看到勒爷爷的身影：他是和园水果小店的常客，总是笑眯眯的样子；他喜欢骑着自行车去学生食堂吃饭，两个菜，一碗米饭，吃得美滋滋的；学生到他办公室，他总是马上起身，一米九〇的他，深深地一弯腰，请学生坐下细谈。

课堂上的勒爷爷，更是可亲、可爱与可敬。从 2013 年开课至今，勒克莱齐奥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课堂风格。他的上课时间通常在傍晚，学生们刚吃完晚饭，陆续陆续走进教室里落座。临近上课时，他会在一片交谈声中缓缓起身，清嗓子，微笑着用中文说一声“你好”，于是师生相视默契一笑，教室安静下来，课程便开始了。

这句雷打不动的开场白宣告着一场精神盛宴的开场。课堂上的勒克莱齐奥是一位热情的分享者，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所读所见所思与学生们共享。八年来，他主持的这门通识课程，没有任何的重复，课程名称有“艺术与文化的非线性阐释”“文学与电影：艺术之互动”“守常与流变——世界诗歌欣赏与阐释”“叙事艺术：小说的诞生与演变”等，主题涵盖小说、诗歌、绘画、电影、神

话，涉及欧洲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南美洲的印加文明、亚洲的古波斯文明等，论及的作品从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到中国的《红楼梦》，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到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可谓五光十色，兼容并包。

准确来说，勒克莱齐奥并不只是在“教授”这些知识。诚然，他会结合自己的阅读经验，生动地讲述一部作品的主要内容，简要地介绍一种艺术的面貌、精髓与神韵，但他更希望通过他开启的路径，学生们能构建起对这些文化感性直观的个体体验。为此，他会邀请学生走上讲台朗读诗歌选段，会为大家展示胡旋舞的视频，也会同大家一样为某部电影里的有趣桥段而会心一笑。在他的课堂上，无论众所周知的主流文化，还是鲜为人晓的边缘文化。无论所谓阳春白雪的艺术经典，还是下里巴人的大众创作，统统鲜活起来，跳出它本来的历史时空，与当下的人相连接。

不仅如此，作为老师的勒克莱齐奥结合自己的天马行空与旅行者的博闻强识，不断在不同历史、不同地域的文化实践中寻找呼应、联系，将它们连为一体。在他看来，重要的并不是尝试在这些文化之间构建出某种等级体系，相反，应该让这些生命相互对话、彼此交流。或许，勒克莱齐奥在课堂上真正分享的，正是他的视野与视角，是他观看世界的独特方式。他是个讲述者，也是个启发者，他希望学生能够通过课堂，拥抱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课堂之外，勒爷爷更像一位慷慨的帮助者，会尽己所能给予学生所需。他会拍下学生们想要阅读的书籍章目，与学生分享；甚至有时，当某段文章没有中译本或英译本时，还会亲自翻译出书中的片段，供学生阅读。对于上过自己课，有一定了解的同学，当他们计划参加国际交流或是出国深造项目，需要推荐信与推荐信时，勒克莱齐奥也会欣然接受，并亲笔撰写相关材料。对于笔耕不辍的勒克莱齐奥来说，这些事情当然会占用他不少时间，不过他总是乐意为之。有时我会想起他曾经说过的自己年轻时的一段经历。二十多岁的时候，勒克莱齐奥曾想通过一个法国民事合作

项目到中国交流。意愿之强烈，甚至看到尼斯傍晚橙色的天空都觉得是个好兆头。不过最终他落选了，为此大失所望。或许这是这段亲身经历让他格外乐于成全学生们的追求？归根结底，勒克莱齐奥给予学生的支持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他鼓励学生拥抱世界，鼓励他们表达自我；遇到独特的观点，则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形成成熟的论述；遇到出彩的文章，便鼓励对方寻找机会发表，甚至会建议适合的期刊与平台；至于那些就人生选择向他提出疑问的青年，勒克莱齐奥则会鼓励他们勇敢尝试，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

勒克莱齐奥对学生们精神层面的影响，不仅是通过他与学生间的言语交流而实现的；举手投足间，他所展现出的诸多品质，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学生。我认为，他与学生相处过程中表现出的种种特质都可以被概括为一位真正的“交流者”的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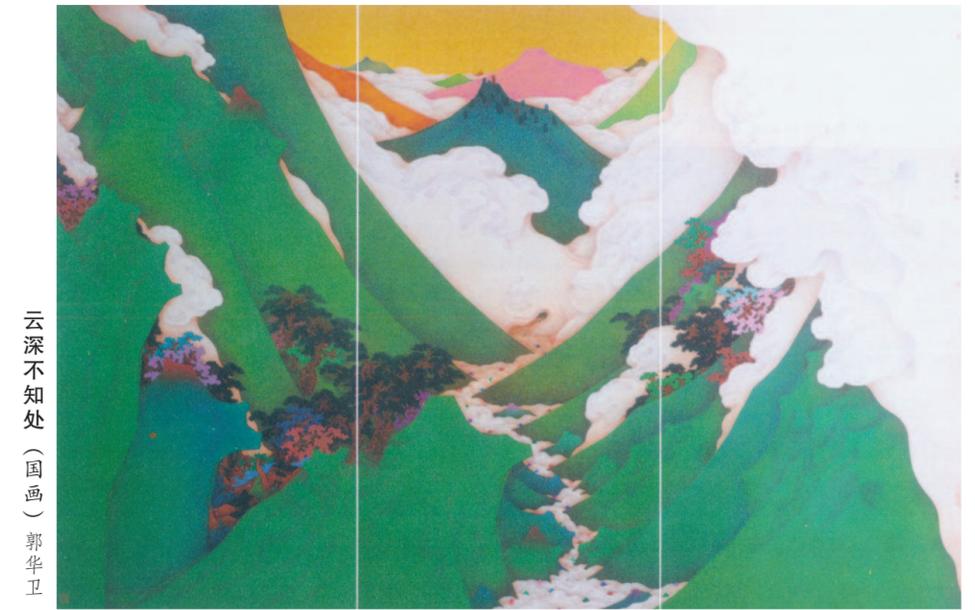
首先，真正的交流者常怀谦逊的好奇心。他坦然承认自己知识的边界，并以恒常的热情关注未知。这方面有个例子颇为经典。一次上课时，勒克莱齐奥讲到玛雅文化中的羽蛇神，认为他与中国龙不乏相似之处。立刻有同学举手反驳，认为中国的龙与羽蛇神并无干系，并大致介绍了龙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与渊源。这个出乎意料的回互立刻引起了勒克莱齐奥的兴趣。他首先解释自己的对比只建立在外形相似之上，接着便殷切地希望对方能带来更多关于中国龙形象演进、传播的信息。这件事为勒克莱齐奥自己津津乐道，甚至在某次采访中还专门提起，借此感谢学生们对他授课过程中所犯错误的宽容。“三人行，必有我师”，与中国颇有渊源的勒克莱齐奥似乎有意无意间践行了中国的古老智慧。他曾经说，对南京大学，他最满意的地方之一，便是这所大学给予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互相交流的平台。他

对自己所开课程颇为欣喜的一点，同样在于选课学生专业多样，不仅有专攻文史哲的学生，还有来自天文、物理、金融、数学、医学等方向的同学。对他而言，未知既充满吸引力，也富有创造性，以谦逊之心走入未知之地，便是求得真交流的第一步。

其次，真正的交流者，因他满怀好奇期待“出其不意”，必然会尊重他人的能动性与其独特性。勒克莱齐奥坚信教学相长，故而在他眼中，学生首先是平等的对话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他善于发现每位同学发言中的独到之处。而每一届学生精彩的见解与观点，往往就成为启发下一年课程主题的契机，又或者作为阅读材料，加入到下一年的教学计划中去。课上他常问的问题是：你是否愿意将这段讲解拟成文字，授权于我，好让我在之后的课程中与其他同学分享？于是，今年某位同学关于《红楼梦》的介绍，促成了来年专门针对《红楼梦》中真实与虚幻的一堂讨论课。而今年某位同学关于《春秋公羊传》的解读文章，来也也成了课程延伸阅读的一部分。回顾历年勒克莱齐奥在课堂内外与学生的交流活动，便能清晰地看到知识的藤蔓如何在相遇与思维激荡中不断延伸，不断丰富。

或许最终，勒克莱齐奥真正打动学生的，正是他在“不同”“相异”面前所持的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这种尊重理解的精神。他让学生们明白了投向他的目光的丰富之处。尊重他人、学会倾听、学会接纳相异的观点，并以此丰富自己的思维。不仅对人如此，对待文化也是一样。无论势盛势败，不要加评判，而首先学习它、体验它，看到世界文化之林的种种联系，并张开怀抱去拥抱它。这一点上，作为老师的勒克莱齐奥与作为作家的勒克莱齐奥彼此呼应，共同展现出一种跨文化视野与交流精神。或许，每次课前的那声“你好”，也因此有了不一样的含义。用中文说出的这句问候，难道不正是走向对话者、走向交流的第一步，是拉近距离、实现互动的第一步吗？

疫情出现后，线下课程一度中断。勒爷爷也因为客观条件限制迟迟无法来中国开课。不过，这一困难并未切断他与学生们的交流。2020 年秋，每年一度的通识课程在线上如期展开，勒爷爷作为高研院本科生导师而开设的研讨课也被一并搬到了线上。这当然颇费了一番功夫，常常自嘲对电子产品“一窍不通”的勒爷爷，虽然已经八十岁高龄，却兢兢业业，从头学起，按照安装会议软件、架设摄像头与话筒、优化网络信号的流程一步步练习，最终在虚拟空间与学生见面。是的，课程还在继续，与中国学生的交流也不会停止，无论是在教室里还是在在线上，无论以哪种语言、哪种形式，作为老师的勒克莱齐奥永远与他的中国学生在一起。



云深不知处 (国画) 郭华卫

包子的嘴有个专用名词：秋鱼嘴。亦称鲫鱼嘴。一笼包子上来，一个个小“嘴”向上，真像一群鲫鱼喋水。每一个包子都十分“壮肥”。壮肥，我想，是相对于虚肥。这个意思想必不用多说。

张宝年相貌堂堂，脸上有“英”气。做一个演员，演一个学者或者大员，绰绰有余。可他却是个“厨子”，一位特级厨师。他对我们说起“白案”的做法，轻松，自信，仿佛是说一点自家的事。

高邮的美食天下闻名。闻名的使者中的“翘楚”，当属汪曾祺。汪曾祺既是我们喜爱的作家，又是资深“吃货”，一位真正的美食家。

汪曾祺第三次回乡，也是最后一次，时间大约是在 1991 年。一天，乡贤张延庆先生领着汪曾祺去“吃早茶”，就是来到张宝年当年所在的实验菜馆。张宝年亲自动手，为汪曾祺做了蟹黄包、翡翠烧卖、野鸭菜包、大

高邮的包子

苏 北

煮干丝、千层油糕和五丁大包。
汪曾祺吃后竖起了大拇指。
张宝年他们这一代，算是高邮老一辈厨师了。还有唐惠生、姜传宏二位先生，都已经是七十左右的人了。他们说起往事，依然是激情满满。
“过去做厨子苦哪！”唐惠生感叹道。
1960 年学徒，做点心，红案白案。夏天早上三点起床，冬天早上五点起床。夏天睡木板，冬天睡锅架。一天只睡几个小时，那时还是伢子，精力好。在师傅到之前，洗案台，烧炮台炉子，掏灰加炭，洗汤罐（过去锅灶上烧水用的），调料盆子要洗得干干净净。
做包子，现在是在绞肉。过去都是手斩。一对大刀，七斤四两。斩肉是有讲究的。刀的起落要有节奏。“凤凰三点头，二姑娘爬楼梯”。
“笃，笃笃笃；笃，笃笃笃……”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